

卷三

書名 增訂精忠演義說本全傳八十回 清以文居刊本
 撰者 清 錢彩 撰
 卷 卷三
 內容分類 集-小說-章回小說-講史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14
 編號 D8643350

增訂精忠演義說本全傳卷之一

第一回

天遣赤鬚龍下界

佛謫金翅鳥降凡

百餘年宋史中間南北縱橫閒將二帝事許論忠
 堪悲堪敬 忠義炎天霜露奸邪秋月痴蠅忽榮
 辱總虛名怎奈黃梁不醒右調西江月

五代干戈未肯休

黃袍加體始無憂

那知南渡偏安主

不用忠良萬姓愁

大運循環有興有廢在下這一首詩却引起一部

精忠武穆王盡忠報國的話頭且說那殘唐五代

梁暮晉黎庶遭殃其時西岳華山有個處士陳

希夷先生是個道高德行仙人一日騎着驢兜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4335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14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增訂精忠演義說本全傳八十回 清以文居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の注意事項





精色叢書

精色叢書

後集卷四

精色叢書

雙紅堂
小說
14 (2)

東洋天竺
圖書印

東洋天竺
圖書印

增訂精忠演義說本全傳卷之三
第九回

元帥府岳鵬舉談兵
招商店宗留守賜宴

處世光陰難百歲知已無多却少眼前困危莫心焦
但得春雷動平步上青霄 自古男兒須奮志能文
善武英豪佇看名將出衡茅談兵中窳處莫認滑稽
曹右調臨江月

話說岳大爺在馬上回頭看那人時却是相州開客店
的江振子岳大爺道你如何却在此怎地我害了你那
江振子道不瞞大爺說自從你起身之後有個洪中軍
說是被岳大爺在劉都院大老爺面前贏了他害他革
了職統領了許多人來尋你算賬小人回他說已回去
兩日了他怪小人留了大爺們尋事把小人家中打得

言長生作
粉碎又吩咐地方不許容留小人在那裡開店小人無
奈只得搬到這裡南熏門內仍舊開個客寓方纔小二
來報說大爺們幾匹馬過去了故此小人趕上來請大
爺們仍到小店去歇罷岳大爺歡喜道這正是他鄉遇
故知了忙叫兄弟們轉來四人聽見各自回轉馬頭岳
大爺細說江振子也在此開店四人亦各歡喜一齊回
到江振子店前下馬江振子忙叫小二把相公們行李
搬上樓去把馬牽到後槽上料送茶送水忙個不了岳
大爺問江振子道你先到京師可曉得宗留守的衙門
在那裡江振子道此是大衙門那個不曉此間望北
一直大路有四五里極其好認的岳大爺道此時想必
坐過堂了江振子道早得狠哩這位老爺官拜護國大
元帥留守汴京上馬管軍下馬管民這時候還在朝中
辦事未回要到午時過後方坐堂哩岳大爺說聲承教

了隨即走上樓來取了劉都院的書打點下樓湯懷問
道哥哥要往那裡去岳大爺道兄弟你有所不知前日
劉都院有書一封叫我到宗留守處當面投遞我聽見
主人家說他在朝中甚有權勢愚兒今去下了這封書
若有意思愚兒討得個出身兄弟們都有好處牛臯道
既如此兄弟同你去岳大爺道使不得什麼地方倘然
你闖出禍來豈不連累了我牛臯道我不開口我在衙
門前等你就是岳大爺執意不肯王貴道哥哥好人我
們一齊同去認認這留守衙門不許牛兄弟生事便了
岳大爺無可奈何便道既是你們再三要去只是要小
心不要做將出來不是小可的嗔四人道包你無事便
了說罷就將房門鎖好下樓對江振子道相煩主人照
應門戶我們到留守衙門去去就來江振子道小人薄
治水酒一盃替大爺們接風望大爺們早些回來五位

兄弟應聲多謝不勞費心出了店門一全步行一直到
了留守衙門果然雄壯站了一會只見一個軍健從東
首轅門邊茶館內走將出來岳大爺就上前把手一拱
叫聲將爺借問一聲大老爺可曾坐過堂庑那軍健道
大老爺今早入朝尚未回來岳大爺道承教了轉身回
來對眾兄弟道此時尚未回來等到幾時我們不如回
寓明日再來罷眾弟兄道悉聽大哥五個人撥轉身行
不得半里多路只見行路的都兩邊立定說是宗大老
爺回來了眾弟兄也就人家屋簷下站定了少刻但見
許多職事眾軍校隨着宗留守坐着大轎威威武武一
路而來岳大爺同五人跟在後邊觀看直至大堂下轎
進去不多時只聽得三柳升堂鼓兩邊衙役軍校一片
聲吆喝宗留守就升堂公坐吩咐旗牌官將一應文書
陸續呈繳批閱倘有湯陰縣武舉岳飛來可着他進來

旗牌官應一聲吓列位你道宗大老爺為何曉得岳飛
要來只因那相州節度劉光世先有一書送與宗留守
說得那岳飛人間少有蓋世無雙文武全才真乃國家
之棟樑必要宗留守提拔所以宗留守日日想那岳飛
也不知果是真才實學也不知是個大財主劉節度得
了他的賄賂賈情囑托疑惑不定且等他到來親見便
知且說岳大爺等在外見那宗留守果是威風真真像
個關羅天子一般好生害怕湯懷道怎的這留守回來
就坐堂岳大爺道我也在此想他五更上朝此時回來
也該歇息歇息吃些東西纔坐堂理事大約有甚麼緊
急之事故此這般急促正說間但見那旗牌官一起一
起將外府外縣文書遞進岳大爺道我也好去投書了
只是我身上穿的衣服是白色恐怕不便張兄弟你可
與我換一換張顯道大哥說的極是換一換好當下兩

個把衣服換轉岳大爺又道我進去倘有機緣連兄弟們都有好處若有些山高水底賢弟們只好在外噤聲安待切不可發惱鼓噪莫說爲兄的連賢弟們的生命也難保了湯懷道哥哥既如此怕我等臨場有自家的本事何必要下這封書就得了功名傍人也只道是借着劉節度的幫襯岳大爺道我自有意不必阻擋我竟自一個進了轅門來見旗牌稟說湯陰縣武生岳飛求見旗牌道你就叫岳飛來岳大爺應聲道是旗牌道大老爺正要見你你且候着旗牌轉身進去稟道湯陰縣武生岳飛在外候見宗澤道喚他進來旗牌答應走出叫聲岳飛大老爺喚你可隨我來要小心些吓岳大爺應聲曉得隨着旗牌直至大堂上雙膝跪下口稱大老爺在上湯陰縣舉子岳飛叩頭宗爺望下一看微微一笑我說那岳飛必是個財主你看他身上如此華麗

便問岳飛你幾時來的岳大爺道武生是今日纔到即將劉節度的這封書雙手呈上宗爺拆開看了把案一拍喝聲岳飛你這封書扎出了多少財帛買來的從實講上來便罷若有半句虛詞看夾棍伺候兩邊衙役吆喝一聲早驚動轅門外這幾個小弟兄聽得裡邊吆喝牛鼻就道不好了待我打進去搶了大哥出來罷湯懷道動也動不得且看他怎麼發落再作道理那弟兄四個指手劃腳在外頭探聽消息這裡岳大爺見宗留守發怒却不慌不忙徐徐的稟道武生是湯陰縣人氏先父岳和生下武生三日就遭黃河水發父親喪于清波之中武生賴得母親抱了坐於花缸之內漂至內黃縣得遇王明恩公收養家業田產盡行漂沒武生長大拜了陝西周同爲義父學成武藝因在相州院考蒙劉大老爺恩義着湯陰縣徐公查出武生舊時基業又發銀

蓋造房屋命我母子歸宗臨行又贈銀五十兩為進京路費着武生到此討個出身以圖建功立業武生一貧如洗那有銀錢送與劉大老爺宗澤聽了這一翻言語心中想道我久聞有個周侗本事高強不肯做官既是他自願子或者果有些才學也未可定也罷你隨我到箭廳上來說了一聲一眾軍校簇擁着宗爺帶了岳飛來到箭廳宗澤坐定遂叫岳飛你自去揀一張弓來射與我看岳大爺領命走到傍邊弓架上取過一張弓來試一試嫌軟再取一張來也是如此一連取過幾張俱是一樣遂上前跪下道稟上大老爺這些弓太軟恐射得不遠宗爺道你平昔用多少力的弓岳大爺稟道武生開得二百餘斤射得二百餘步宗大老爺道既如此叫軍校取過我的神臂弓來只是有三百斤不知能扯得否岳大爺道且請來試一試看不一時軍校將宗爺



自用的神臂弓并一壺雕翎箭擺列在階下岳大爺上階取將起來一搜叫聲好搭上箭茁茁出一連九枝枝枝中在紅心放下弓上廳來見宗爺宗爺大喜便問你慣用什麼兵器岳大爺稟道武生各件俱曉得些用慣的却是鎗宗爺道好叫軍校取我的鎗來軍校答應一聲兩個軍校將宗爺自用那管點銅鎗抬將出來宗爺命岳飛使與我看岳大爺應了一聲拈鎗在手仍然下階在箭場上把鎗擺一擺橫行直步直步橫行裡勾外挑頭頭執鑽使出三十六翻身七十二變化宗爺看了不覺連聲道好左右齊齊的喝采不住岳大爺使完了面色不紅喉氣不喘輕輕的把鎗倚在一邊上廳打躬跪下宗爺道我看你果是英雄倘朝廷用你為將那用兵之道如何岳大爺道武生之志倘能進步只願令行闔外搖山岳 隊伍嚴看賞罰明

將在謀猷不在勇 高防困守下防坑
身先士卒常施愛 計重生靈不為名
獲獻元戎恢土地 指日高歌守太平

宗留守聽了大喜便吩咐掩門隨走下座來雙手扶起道賢契請起我只道是賄賂求進那知你果是真才實學叫左右着坐來岳大爺道大老爺在上武生何等之人擅敢僭坐留守道不必謙遜坐了好講岳大爺打了一躬告坐了左右送上茶來吃過宗爺便開言道賢契武藝超羣堪為大將但是那些行兵佈陣之法也會溫習否岳大爺道按圖佈陣乃是死殺之法亦不必深究宗爺聽了這句話心上覺得不悅便道據汝這等說古人這些兵書陣法都不必用了岳大爺道排了陣然後交戰此乃兵家之常但不可執死不變古時與今時不同戰場有廣狹險易豈用得一定的陣圖夫用兵大要

消要出奇使那敵人不能測度我之虛實方可取勝倘然賊人倉卒而來或四面圍困那時急得工夫排佈了陣勢再與他廝殺用兵之妙只要以權濟變全在一心也宗爺聽了這一番議論真乃國家棟樑劉節度可為識人但是賢契早來三年也好遲來三年也好此時真真不湊巧岳大爺道不知大老爺何故忽發此言宗爺道賢契不知只因有個藩王姓柴名桂乃是柴世宗滴派子孫在滇南南寧州封為小梁王因來朝賀當今天子不知聽了何人言語今科要在北奪取狀元不想聖上點了四個大主考一個是丞相張邦昌一個是兵部大堂王鐸一個是右軍都督張俊一個就是下官那柴桂送進四封書四分禮物到來張丞相收了一分就把今科狀元許了他了王兵部與張都督也收了只有老夫未曾收他的如今他三個作主要中他做狀元所

以說不湊巧岳大爺道此事還求大老爺你主宗爺道
爲國求賢自然要取真才但此事有好些週折今日本
該相留賢契再坐一談只恐耳目招搖不便且請回寓
且到臨場之時再作道理便了岳大爺拜謝了出轅門
來衆兄弟接見道你在裡邊好時候不出來連累我們
好生牽掛爲甚的你面上有些愁眉不展想必受了那
留守的氣了岳大爺道他把爲兄的敬重的了不得有
什麼氣受且回寓去細說弟兄五個急急趕回寓來已
是黃昏時候岳大爺與湯懷將衣服換轉了主人家送
將酒席上來擺在桌子上叫聲各位大爺們水酒蔬餚
不中吃的請大爺們慢慢的飲一盃小人要照應前後
客人不得奉陪說罷自下樓去了這裡弟兄五個坐下
飲酒岳大爺只把宗留守看書演武之事說了一遍並
不敢題那柴王之話但是心頭暗暗納悶衆弟兄那知

他的就裏當晚無話到了次日上午只見店主人上來
悄悄的說道留守衙門差人抬了五席酒餚說是不便
相請到衙特送到此與大爺們接風的怎麼發付他岳
大爺道既如此拿上樓來當下封了二兩銀子打發了
來人主人家叫小二相幫把酒送上樓來擺好就去下
邊燙酒着小二來伏侍岳大爺道既如此將酒燙好了
來我們自會斟飲不勞你伏侍罷牛鼻道主人家的酒
不好白吃他的既是衙門裡送來不要回席的落得吃
他娘也不謙遜坐下來低着頭亂吃吃了一會王貴道
這樣吃得不高興須要行個令來吃方妙湯懷道不錯
就是你起令王貴道不是這樣說本該是岳大哥做令
官今日這酒席乃是宗留守在岳大哥面上送來的岳
大哥算是主人這令官該是張大哥做湯懷道妙阿就
是張大哥來張顯道我也不會行什麼令只要說一個

古人吃酒要吃得英雄說不出的就罰三盃眾人齊聲道好當時王貴就滿滿的斟了一盃奉與張顯張顯接來一口吃乾說道我說的是關雲長單刀赴會豈不是英雄吃酒湯懷道果然是英雄我們各敬一盃吃完張顯就斟了一盃奉與湯懷道如今該是賢弟了湯懷也接來吃乾了道我說的是劉季子醉後斬蛇可算得英雄麼眾人齊道好我們也各敬一盃第三輪到王貴自家也吃了一盃道我說的是霸王鴻門宴可算得是英雄吃酒麼張顯道霸王雖則英雄但此時不殺了劉季以致有後來之敗尚有不足之處要罰一盃如今該輪到牛兄弟來了牛臯道我不曉得這些古董只是我吃了幾碗不縐眉頭就算我是個英雄了四人聽了大笑道也罷也罷牛兄弟竟吃三盃罷牛臯道我也不耐煩這三盃兩盃竟拿大碗來吃兩碗就是當下牛臯取

過大碗自吃了兩碗眾人齊道如今該岳大哥收令了岳大爺也斟了一盃吃乾道各位賢弟俱說的漢魏三國的人我如今只說一個本朝真宗皇帝天禧年間的事乃是曹彬之子曹瑋張樂宴請群僚那曹瑋在席間吃酒霎時不見一會兒就将敵人之頭擲于筵前這不

是英雄眾弟兄道大哥說得爽快我們各吃一盃牛臯道你們是文縐縐的說今道古我那裡省得竟是猜枚吃酒罷王貴道就是你起牛臯也不推辭竟全各人猜枚一連輸了幾碗眾人亦吃了好些這弟兄四個歡呼暢飲吃個盡興獨有那岳大爺心中有事想這武狀元若被王子佔去我們的功名就出于人下那能個討得出身一時酒湧上心頭坐不住不覺靠在棹上竟睡着了張湯兩個見了說道往常全大哥吃酒講文論武何等高興今日只是不言不語不知爲着甚事那兩個心

上好生不快活立起身來向傍邊榻上也去睡了王貴已多吃了兩盃歪着身子靠在椅上亦睡着了只剩牛臯一個獨自拿着大碗尚吃個不住抬起頭來只見兩個睡着在桌上兩個不知那裡去了心中想道他們都睡了我何不趁此時到街上去看看景致有何不可遂輕輕的走下樓來對主人道他們多吃了一盃多睡着不可去驚動他我却去出個恭就來店主人道既如此這裏投東去一條衚衕內有大空地寬暢好出恭牛臯道我自曉得出了店門望着東首亂走着看了一路上挨挨擠擠果然鬧熱不覺到了三义路口就立住了脚想道不知往那一條路去好要忍見對面走將兩個人來一個滿身白淡身長九尺圓白臉一個渾身穿紅身長八尺淡紅臉兩個手挽着手說說笑笑而來牛臯側耳聽見那穿紅的說道哥哥我久聞這里大相國寺甚

是熱鬧我們去走走那個穿白的道賢弟高興愚兄奉陪就是牛臯聽見心裡自忖我也聞得東京有個大相國寺是有名的我何不跟了他們去遊玩遊玩有何不可定了主意竟跟了他兩個轉東過西到了相國寺前但見九流三教做買賣趕趁的好不熱鬧牛臯道好所在連大哥也未必曉得有這樣好地方哩又跟着那兩個走進天王殿來只見那東一堆人西一堆人多圍裹着那穿紅的將兩隻手向人叢中一拉叫道讓一讓那衆人看見他來得兇就大家讓開一條路來牛臯也隨了進去正是

白雲本是無心物

却被清風引出來

不知是做甚事的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回

大相國寺閑聽評話

小教場中私搶狀元

詩曰

世事紛紛似轉輪
徒然蝸角爭名利

秋來冬過又逢春
往昔今朝全一墳

却說牛鼻跟了那兩個人走進圍場裡來舉眼看時却是一個說評話的擺着一個書場聚了許多人坐在那裡聽他說評話那先生看見三個人進來慌忙立起身來說道三位相公請坐那兩個人也不謙遜竟朝上坐下牛鼻也就在肩下坐定聽他說評話却說的北宋金鎗倒馬傳的故事正說到太宗皇帝駕幸五臺山進香被潘仁美引誘觀看透靈牌照見塞北幽州天慶梁王的蕭太后娘娘的梳粧樓但見樓上放出五色豪光太宗說朕要去看看那梳粧樓不知可去得否潘仁美奏道貴為天子富有四海何況幽州可令潘龍賚旨去叫

蕭邦暫且搬移出去待主公去看便了當下閃出那開宋金刀老令公楊業出班奏道去不得陛下乃萬乘之尊豈可輕入虎狼之域倘有疏虞干係不小太宗道朕取太原遼人心胆已寒諒不妨事潘仁美乘勢奏道楊業擅阻聖駕應將他父子監禁待等回來再行議罪太宗准奏即將楊家父子拘禁傳旨着潘龍來到蕭邦天慶梁王接旨就與軍師撒里馬達計議撒里馬達奏道狼主可將機就計調齊七十二島人馬湊成百萬四面埋伏待等宋太宗來時將幽州圍困不怕南朝天下不是狼主的梁王大喜依計而行欵待潘龍搬移出去恭迎天駕往臨潘龍覆旨太宗就全了一眾大臣離了五台山來到幽州梁王接駕進城尚未坐定一聲炮响伏兵齊起將幽州城圍得水洩不通幸虧得八百里淨山王呼必顯藏旨出來會見天慶梁王只說回京去取玉

璽來獻把中原讓，你方能騙出重圍。來到雄州召楊令，公父子九人領兵來到幽州。解圍此叫做八虎闖幽州。楊家將的故事說到那裡就不說了。那穿白的去身邊取出銀包，打開來將兩錠銀子遞與說書的道道友。我們是過路的，送輕莫怪。那說書的道多謝相公們二人，轉身就走。牛臯也跟了出來。那說書的只認他是三個全來的那曉得是聽白書的牛臯。心裡還想這厮不知搗他娘甚什鬼，還送他兩錠銀子。那穿紅的道大哥方纔這兩錠銀子在大哥也不爲多，只是這裡本京人看了，只說大哥是鄉下人。那穿白的道兄弟，你不會聽見說我的先祖父子九人，這個個祖宗百萬軍中沒有敵手。莫說兩錠十錠也值穿紅的道原來爲此。牛臯暗想原來爲祖宗之事，尚然說着我的祖宗拿甚麼與他又見那穿白的道大哥這一堆去看看穿紅的道小弟當

得奉陪兩個走近人叢裡穿白的叫一聲列位，我們是遠方來的，讓一讓衆人聽見閃開一條路，讓他兩個進去。那牛臯仍舊跟了進來看是做什麼的原來與對門一樣說書的這道友見他三個進來，也叫聲請坐。那三個坐定聽他說的是興唐傳。正說到秦王李世民在枷鎖山赴五龍會，內有一員大將天下數他是第七條好漢。姓羅名成，奉軍師將令獨自一人拿洛陽王王世充。楚州南陽王朱燦，湘州白御王高談，聖明州夏明王竇建德，曹州宋義王孟海公。正說到羅成獨要成功，把住山口。說到此處就住了。這穿紅的也向身邊拿出四錠銀子來，叫聲朋友，我們是過路的不會多帶得，莫要嫌輕。說書的連稱多謝三個人出來。牛臯想道又是他祖宗了。列位這半日在牛臯眼睛裡只曉得一個穿紅的，一個穿白的，不曉得他姓張姓李在下却認得那個穿

白的姓楊名再興乃是山後楊令公的子孫這個穿紅的是唐朝羅成的子孫叫做羅延慶當下楊再興道兄弟你怎就與了他四錠銀子羅延慶道哥哥你不聽見他說我的祖宗狠麼獨自一個在牛口谷鎖住五龍不比大哥的祖宗九個保一個皇帝尚不能週全性命算起來我的祖宗狠似你的祖宗故此多送他兩錠銀子楊再興道你欺我的祖宗麼羅延慶道不是欺哥哥的祖宗其實是我的祖宗狠些楊再興道也罷我與你回寓去披掛上馬往小教場比比武藝看若是勝的在此搶狀元若是武藝醜的竟回去下科再來考罷羅延慶道說得有理兩個爭爭嚷嚷去了牛臯道還好哩有我在這聽見若不然狀元被這兩個狗頭搶去了牛臯忙忙的趕回寓來上樓去只見他們還睡着沒有醒心中想道不要通知他們且等我去搶了狀元來送與大

哥罷遂將雙股鋼藏了下樓對主人家道你把我的馬牽來我要牽他去飲飲水將鞍轡好生備上主人聽了就去備好牽出門來牛臯便上了馬往前竟走却不認得路見兩個老兒撥條板凳在籬笆門口坐着講古語牛臯在馬上叫道呔老頭兒你問你小教場往那裡去的那老者聽了氣得目瞪口呆只把眼看着牛臯不做聲牛臯道快講我聽那老者只是不應牛臯道悔氣撞着一個啞子若在家裡惹我老爺性起就打死他那一箇老者道冒失鬼京城地面容得你撒野幸虧是我兩個老人家若撞着後生也不和你作對只要你走七八個轉回哩這裡投東轉南去就是小教場了牛臯道老殺才早替爺說明就是有這許多嚙嚇若不看大哥面上就一鐮打死你說罷拍馬加鞭去了那兩個老兒肚皮多氣破了說道天下那有這樣蠢人却說牛臯一馬

跑到小教場門首只聽得叫道好鎗牛臯着了急忙進教場看那二人走馬舞鎗正在酣戰就大叫一聲狀元是俺大哥的你兩個敢在此奪功看爺的鎗罷要的就是一鎗望那楊再興頂梁上打來楊再興把鎗一抬覺道也有些斤兩便道兄弟不知那里走出這個野人來你我原是弟兄比甚武藝到不如將他來取笑取笑羅延慶道說得有理遂把手中鎗緊一緊望牛臯心窩裡戳來牛臯總架過一邊那楊再興也一鎗戳來牛臯將兩根鎗盤頭護頂架隔遮攔後來看看有些招架不住了你想牛臯出門以來未曾逢着好漢況且楊再興英雄無敵這桿爛銀鎗有酒杯兒粗細羅延慶力大無窮使一桿整金鎗猶如天神一般牛臯那裡是二人的對手幸是京城之內二人不敢傷他的性命只逼住他在此作樂只聽得牛臯大叫道大哥若不再來狀元被別

人搶去了楊羅二人聽了又好笑又好氣這個獸子叫什麼大哥大哥必定有個有本事的在那里且等他來會他一會看故此越把牛臯逼住不放他走脫了且說那客店樓上岳大爺睡醒來看見三個人都睡着只不見了牛臯便叫醒了三人問道牛兄弟呢三人道你我俱睡着了那里曉得岳大爺便全了三個人忙下樓來問主人家主人家道牛大爺備了馬去飲水了岳大爺問道去了幾時了店主人道有一個時辰了岳大爺便叫王兄弟你可去看他的兵器可在麼王貴便上樓去看了下來道他的雙鎗是掛在壁上的如今却不見了岳大爺聽了嚇得面如土色叫聲不好了主人家快將我們的馬備來兄弟們各把兵器來端正好了若無事便罷倘若惹出禍來只好備辦逃命罷了弟兄們上樓去緊縛好了各將兵械拿下樓來主人家已將四匹馬備

好在門首了岳大爺又問主人道你見牛大爺往那條路去的店主人道往東首去的那弟兄四人上了馬向東而來來到了三义路口不知他往那條路上去的却見籬笆門口有兩個老人家坐着拍手拍脚不知在那裡說些什麼岳大爺就下了馬走上前把手一拱道不敢動問老丈方纔可會見一個黑大漢坐一匹黑馬的往那條路上去的望乞指示那老者道這黑漢是尊駕何人岳大爺道是晚生的兄弟那老者道尊駕何以這等斯文你那個令弟怎這般粗蠢就把問路情狀說了一遍幸是遇着老漢若是別人不知指引他那里去了他如今說往小教場去尊駕若要尋他可投東上南就望見小教場了岳大爺道多承指教了遂上馬而行看看望見了只聽得牛臯在那里大叫哥哥若再不來狀元被別人搶去了岳大爺忙進內去但見牛臯面容失

色口中白沫亂噴又見一個穿白的坐着一匹白馬使一桿爛銀鎗一個穿紅的坐一匹紅馬使一桿鑿金鎗猶如天將一般一盤一旋躔住牛臯牛臯那里招架得住岳大爺看得親切叫聲眾兄弟不可上前待愚兄前去救他說罷就拍馬上來大叫一聲休得傷了我的兄弟楊羅二人見了即丟了牛臯兩桿鎗一齊挑出岳大爺把鎗望下一擲只聽得一聲响二人的鎗頭着地前手打開右手拿在鎗鑽上邊這個武藝名爲敗鎗再無救處的二人大驚把岳大爺一看說道今科狀元必是此人我們去罷遂拍馬而走岳大爺隨後趕來大叫二位好漢慢行請留台姓大名二人回轉頭來叫道我乃山後楊再興湖廣羅延慶是也今科狀元權且讓你日後再得相會說罷拍馬竟自去了岳大爺回轉馬頭來到小教場看見牛臯喘氣未定便道你爲何與他相殺

起來牛臯道你說得好笑我在此與他相殺無非要奪
 狀元與大哥不想這厮克狠得緊殺他不過虧得哥哥
 自來贏了他這狀元一定是哥哥的了岳大爺笑道多
 承兄弟美意這狀元是要與天下英雄比武無人勝得
 總為狀元那裡有兩三個人私捨的道理牛臯道若是
 這等說我到白白的全他空殺這半天了眾兄弟大笑
 各各上馬全回寓中不表且說楊再興羅延慶兩人回
 到寓處收拾行李竟回去了再說岳大爺次日起來用
 過早飯湯懷與張顯王貴道小弟們又要買一口劍來
 掛掛昨日見那兩個蠻子都有的牛兄弟也自有的我
 們沒有刀掛覺得不好看相今日煩哥哥全去各人買
 一口何如岳大爺道這原是少不得的因我没有餘錢
 故爾不會提起王貴道不妨哥哥也買一口我有銀子
 在此岳大爺道既如此我們全去便了當時各人俱帶



了些銀兩囑咐店家看管門戶一全出門來在大街上
 走了一回看着那些刀店上掛着的都是些平常貨色
 並無好鋼火的況且那些來往行人捱擠得狠岳大爺
 道我們不如往小街上去看看或者到有好的也未可
 定就全眾兄弟們轉進一個小衚衕內來見有好些店
 面也有熱鬧的也有清淡的看到一家店內擺列着幾
 件古董掛着些名人書畫壁上掛着五六口刀劍岳大
 爺走進店中那店主就連忙站起身來拱手道眾位相
 公請坐敢是要賜顧些甚麼東西岳大爺道若有好刀
 或是好劍乞借一觀店主道有有即忙取下一口刀
 來揩抹乾淨送將過來岳大爺接在手中先把刀鞘一
 看然後把刀抽將出來一看便道此等刀却用不着若
 有好的取來看店主又取下一把劍來也不中意一連
 看了數口總是一樣岳大爺道若有好的可拿出來若

沒有就告辭了不必費手店主心上好生不悅便道尊駕看這幾口刀劍還是那一樣不好到要請教岳大爺道若是賣與王孫公子富宦之家希圖好看怎說得不好在下們買去却是要上陣防身安邦定國的如何用得倘果有好的悉憑尊價便是牛鼻接口道憑你要多少銀子決不少你的可拿出來看看不要是這寒抖抖的那店主又舉眼將眾弟兄看了看便道果然要好的只有一口却是在舍下待我叫舍弟出來引相公們到寒舍去看如何岳大爺道到府上有多少路店主道不多遠就在前面岳大爺道既有好刀便走幾步也不妨主人便叫小使你進去請二相公出來小使答應進去不多時裡邊走出一個人來叫聲哥哥有何吩咐店主道這幾位相公要買刀看過好幾口都不中意諒來是個識貨的你可陪眾位到家中去看那一口看那人答

應一聲便向眾人把手一拱說列位相公請全步岳大爺也說聲請前遂別了店主一全出門行走岳大爺細看那人時

頭戴一頂晉陽巾面前是一塊羊脂白玉身穿一領藍道袍脚登的一雙大紅朱履手執湘妃金扇風流俊雅超然

行來却有二里多路來到一座庄門門外一帶俱是垂楊低低石墻兩扇籬門那人輕輕把門扣了一下裡邊走出一個小童把門開了就請眾位進入草堂行禮坐下小童就送出茶來用過了岳大爺道不敢動問先生尊姓那人道先請教列位尊姓大名仙鄉何處岳大爺道在下相州湯陰縣人氏小可姓岳名飛字鵬舉那人道久仰久仰岳大爺又道這位乃大名府內黃縣湯懷這位姓張名顯這位姓王名貴多是全鄉好友牛鼻便

接口道我叫做牛臯陝西人氏我自家有嘴的不須大
哥代說岳大爺道先生休要見怪我這兄弟性子雖然
暴躁最好相與的那人道這也難得岳大爺正要問那
人的姓名那人却已站起身來道列位且請坐待學生
去取刀來請教一直望內去了岳大爺抬頭觀看說道
此乃達古之家絕有這古畫掛着又看到兩傍對聯便
道這個人原來姓周湯懷道一路全哥哥到此並未問
他姓名何以知他姓周岳大爺道你看對聯就明白了
衆人一齊看道並沒有個周字在上邊吓岳大爺道你
們只看那上聯是柳營春試馬下聯是虎將夜談兵如
今不論營伍中皆貼着此對却不知此乃是唐朝李晉
王贈與周德威的故此我說他是姓周牛臯道管他姓
周不姓周等他出來問他便知道了正說間只見那人
取了一股寶劍走將出來放在桌上覆身坐下道失陪

有罪了岳大爺道豈敢請教先生尊姓貴表那人道在
下姓周賤字三畏衆皆吃驚道大哥真個是仙人三畏
起身請岳兄看劍岳大爺就立起身來接劍在手左手
拿定右手把劍鋒抽出總三四寸覺得寒氣逼人再抽
出細看了一看連忙推進便道周先生請收了進去罷
三畏道岳兄既看了爲何不還價錢難道還未中意么
岳大爺道周先生此乃府上之寶價值連城諒小子安
敢妄想休得取笑三畏接劍仍放在桌上叫聲請坐岳
大爺道不消要告辭了三畏道岳兄既識此劍還要請
教那有就行之理岳爺無奈只得坐下三畏道學生祖
上原係世代武職故遺下此劍今學生已經三代改習
文學此劍並無實用祖父曾囑咐子孫道若後人有識
得此劍出處者便可將此劍贈之分文不可取受今岳
兄既知是寶劍必要請教或是此劍之主亦未可定岳

大爺道小可意下却疑是此劍但說來又恐不是豈不
遺笑大方今先生必要下問倘若錯了幸勿見笑三畏
道幸請見教學生洗耳恭聽那岳大爺疊兩個指頭一
席話直說得

報仇孝子千秋仰 節婦賢名萬古留

不知這劍委是何等出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一回

周三畏遵訓贈寶劍

宗留守立誓取真才

詩曰

三尺龍泉一紙書

英雄自古難遭遇

贈君他日好為之

晉取功成四海知

却說周三畏必要請教岳大爺此劍的出處當下岳大
爺道小弟當初曾聽得先師說凡劍之利者水斷蛟龍

諸名俱有出處此劍出鞘即有寒氣侵人乃是春秋之
時楚王欲霸諸侯聞得韓國七里山中有個歐陽冶善

善能鑄劍遂命使宣召進朝這歐陽冶善來到朝中朝
見已畢楚王道孤家召你到此非為別事要命你鑄造

二劍治善道不知大王要造何劍楚王道要造雌雄二
劍俱要能飛起殺人你可會造否歐陽冶善心下一想

楚王乃強暴之君若不允他必不肯饒我遂奏道劍是
會造恐大王等不得楚王道却是為何歐陽冶善道要

造此劍須得三載工夫方能成就楚王道孤家就限你
三年便了隨賜了金帛彩緞治善謝恩出朝回到家中

與妻子說知其事將金帛留在家中自去山中鑄劍却
格外另造了一口共是三口到了三年果然造就回家

與妻子說道我今前往楚國獻劍楚王有了此劍恐我

又造與別人必然要殺我以斷後患今我想來總是一死不如將雄劍留埋此地只將那二劍送去其劍不能飛起必然殺吾你若聞知凶信切莫悲啼待你腹中之孕十月滿足生下女兒只索罷了倘若生下男來你好生撫養他成人將雄劍交付與他好叫他代父報仇我自任陰空護佑說罷分別來至楚國楚王聽得治善前來獻劍遂率領文武大臣到教場試劍果然不能飛起空等了三年楚王一時大怒把治善殺了治善的妻子在家得知了凶信果然不敢悲啼守至十月產下一子用心撫養到了七歲送在學裡攻書一日全那館中學

楚國與父報仇其母道我兒年紀尚小如何去得自家懊悔說得早了以致如此遂自縊而死那無父兒把房屋燒煌火葬其母獨自背了此劍行到七里山下不認得路途日夜啼哭哭到第三日眼中流出血來忽見山上走下一個道人來問道你這孩子爲何眼中流血無父兒將要報仇之話訴說了一遍那道人道你這小小年紀如何報得仇來那楚王前遮後擁你怎能近他不如代你一往但是你要向你取件東西無父兒道就要我的頭也是情愿的

道人道正要你的頭無父兒聽了便跪下道若得報仇情愿奉獻就對道人拜了幾拜起來自刎道人把頭取了將劍佩了前往楚國在午門之外大笑三聲大哭三聲軍士報進朝中楚王差官出來查問道人說笑三聲者笑世人不識我寶哭三聲者哭我空負此寶不遇識者我乃是送長生不老丹的軍士回

言身全傳 卷三十一 十一
奏楚王楚王道宣他進來道人進入朝中取出孩子頭
來楚王一見便道此乃人頭何為長生不老丹道人說
可取油鍋兩隻把頭放下去油滾一刻此頭愈覺唇紅
齒白煎至二刻口眼皆動若煎三刻拿起來供在桌上
能知滿朝文武姓名都叫出來煎到四刻人頭上長出
荷葉開出花來五刻工夫結成蓮房六刻結成蓮子吃
了一棵壽可活一百二十歲楚王遂命左右取出兩隻
油鍋命道人照他行之果然六刻工夫結成蓮子滿朝
文武無不喝采道人遂請大王來摘取長生不老丹楚
王下轉來取不防道人拔出劍來一劍將楚王之頭砍
落了油鍋之內衆臣見了來捉道人道人亦自刎其首
下鍋內衆臣連忙撈起來三個一樣的光頭知道那一
個是楚王的只得用髮穿了一齊下棺而葬古言楚有
三頭墓即此之謂此劍名曰湛盧唐朝薛仁貴曾得之

如今不知何故落于先生之手亦未知是此劍否三畏
聽了這一席話不覺欣然笑道岳兄果然博古一些不
差遂起身在桌上取劍雙手遞與岳大爺道此劍埋沒
數世今日方遇其主請岳兄收去他日定當爲國家之
棟樑也不負了我先祖遺言岳大爺道他人之寶焉敢
擅取決無此理三畏道此乃祖命小弟焉敢違背岳大
爺再四推辭不掉只得收了佩在腰間拜謝了相贈之
德告辭要別三畏送出門外珍重而別岳大爺又全衆
弟兄各處走了一會買了三口刀回至寓中不覺天色
已晚店主人將夜飯送上樓來岳大爺道主人家我等
三年一望明日是十五了要進場去的可早些收拾飯
來與我們吃店主道相公們放心我們店裡有許多相
公總是明早要進場的今夜我們家裡一夜不睡的岳
大爺道只要早些就是了弟兄們吃了夜飯一全安寢

到了四更時分主人上樓相請梳洗衆弟兄隨即起身
來梳洗吃飯已畢各各端正披掛但見湯懷白袍銀甲
插箭彎弓張顯綠袍金甲掛劍懸鞭王貴紅袍金甲渾
頭一團火炭牛臯鐵盔鐵甲好似一朵烏雲只有岳大
爺還是考武舉時的舊舊戰袍你看他弟兄五個裙甲
紫瑯瑯的响一同下樓來到店門外各人上馬只見店
主人在牛臯馬後模摸索索了半會又一個走堂的小
二拿着一碗燈籠高高的挑起送考衆人正待起身只
見又一個小二左手托個糖菓盒右手提着一大壺酒
主人便叫各位相公們請吃上馬盃好搶個狀元回去
每人吃了三大盃然後一齊拍馬往教場而來到得教
場門首那拿燈籠的店小二道列位爺們小人不送進
去了岳大爺謝了一聲小二自回店去不提且說衆弟
兄一齊進了教場只見各省舉子先來的後到的人山

人海擁擠不開岳大爺道此處人多不知到畧靜些的
地方去站站就走過演武廳後首站了多時牛臯想起
出門的時節看見店主人在我馬後拴掛什麼東西待
我看一看就望馬後邊一看只見鞍後掛着一個口袋
就伸手向袋內一摸却是數十個饅頭許多牛肉在內
這是店主人的規例凡是考時恐他們來得早等得飢
餓特送他們做點心的牛臯道妙阿停一會比武那有
工夫吃不若此時吃了省得這馬累墜就取將出來都
吃個乾淨不意停了一會王貴道牛兄弟我們肚中有
些飢了主人家送我們吃的點心拿出來大家吃些牛
臯道你没有的麼王貴道一搥掛在你馬後牛臯道這
又晦氣了我只道你們大家都有故此方纔把這些
點心牛肉恨命的多吃完了把個肚皮撐得飽脹不過
那裡曉得你們是沒有的王貴道你到吃飽了怎叫別

人在此挨餓牛臯道如今吃已吃完了這怎麼處岳大
爺聽見了覺道不雅相牛兄弟你本不該是這等就是
吃東西無論別人有沒有也該問一聲竟自吃完了這
個如何使得牛臯道我知道了下次若有東西大家全
吃便了正在閑爭閑講忽聽得有人叫道岳相公在那
裡牛臯聽得便喊道在這裡岳大爺道你又在此招事
攪非了牛臯道有人在那裡叫你便答應他一聲有甚
大事說不了只見一個軍士在前後邊兩個人抬了食
籮籮來說道岳相公如何站在這裡叫小人尋得好苦
小人是留守衙門裡來的奉大老爺之命特送酒飯來
與相公們充眾人一齊下馬來謝了就來吃酒飯牛
臯道如今讓你們吃我自不吃了王貴道諒你也吃不
下了眾人用完酒飯軍士與從人收拾了食籮抬回去
了看看天色漸明那九省四郡的好漢俱已到齊只見

張邦昌王鐸張俊三位主考一齊進了教場到演武廳
坐下不多時宗澤也到了上了演武廳與三人行禮畢
坐着用過了茶張邦昌開言道宗大人的貴門生竟請
填上了榜罷宗澤道那有什麼做門生張大人這等說
邦昌道湯陰縣的岳飛豈不是貴門生麼列位要曉得
大凡人做了點私事就是被窩裡的事也瞞不過何況
那日眾兄弟在留守衙門前豈無人曉得況且留守老
爺抬了許多酒席送到招商店中怎瞞得眾人耳目兼
之這三位主考多受了柴王禮物豈不留心張邦昌說
出了岳飛兩字到弄得宗澤臉紅心跳半响沒個道理
回覆這句話來便道此乃國家大典豈容你私自撿
擇如今必須對神立誓表明心跡方可考試即叫左右
過來與我擺列香案立起身來拜了天地再跪下禱告
過往神靈信官宗澤浙江金華府義烏縣人氏蒙聖恩

考試武生自當誠心秉公拔取賢才爲朝廷出力若存一點欺君賣法悞國求財之念必死於刀箭之下誓畢起來就請張邦昌過來立誓邦昌暗想這個老頭兒好混賬如何立起誓來到此地位不怕你推托沒奈何也只得跪下道信官張邦昌乃湖廣黃州人氏蒙聖恩全考武試若有欺君賣法受賄遺賢今生就在外國爲豬死於刀下你道這個誓也從來沒有聽見過的是他心裏想出來我這樣大官怎能得到外國就到番邦如何變豬豈不是個牙疼咒自以爲得計這宗澤是個誠實君子只要辨明自己的心跡也不來管他立誓輕重那王鐸見邦昌立誓亦來跪下道信官王鐸與邦昌是全鄉人氏若有欺心他既爲豬弟子即變爲羊一同死法誓畢起來心中也在暗想你會奸我也會刁難道就學你不來立誓暗笑個不住誰知這張俊在傍看得清聽

得明暗想這兩人立得好巧誓叫我怎麼好也只得跪下道信官張俊乃南直隸順州人氏如有欺君之心當死于萬人之口列位看官你道這個誓立得奇也不奇這變豬變羊原是口頭言語不過在今生來世外國番邦上弄舌頭那一個入怎麼死于萬人之口却不道後來岳武穆王墓頂褒封時候竟應了此誓也是一件奇事且按下不表却說這四位主考立誓已畢仍到演武廳上一拱而坐宗爺心裡暗想他三人主意已定這狀元必然要中柴王不如傳他上來先考他一考便叫旂牌傳那南寧州的舉子柴桂上來旂牌答應一聲吓就走下來大叫一聲唱大老爺有令傳南寧州舉子柴桂上廳聽令那柴王答應一聲隨走上演武廳來向上作了一揖站在一邊聽令宗爺道你就是柴桂麼柴王道是宗爺道你既來考試爲何忝見不跪如此托大麼是

古道做此官行此禮你若不考慮是一家籓王是然請
你上坐今既來考試就降做了舉子了那有舉子見了
主考不跪之理你好端端一個王位不要做不知聽信
那一個奸臣的言語反自棄大就小來奪狀元有甚麼
好處況且今日天下英雄俱齊集於此內中豈無高強
手段勝如于你怎能穩穩狀元到手你不如休了此心
仍回本郡完全名節豈不爲美快去想來柴王被宗爺
一頓發你無可奈何只得低頭跪下開口不得看官你
們可曉得柴王爲着何事現放着一人之下萬人之上
的王位不做反來奪取狀元受此羞辱麼只因柴王來
朝賀天子在太行山經過那山上有一位大王使一口
金背砍山刀江河上都稱他爲金刀大王此人姓名王
善有萬夫不當之勇手下有勇將馬保何六何仁等左
右軍師鄧武田奇足智多謀聚集着嘍囉有五萬餘人



霸佔着太行山打家劫舍官兵不敢奈何他他久欲謀
奪宋室江山却少個內應那日打聽得柴王入朝即與
軍師商議定下計策扎營在山下等那柴王經過被嘍
囉截住邀請上山到帳中坐定獻茶已過田奇道昔日
南唐時雖然衰壞天下安靜被趙匡胤設謀詐言陳橋
兵變篡了帝位把天下謀去直到如今主公反只得一
個掛名藩王空位受他管轄臣等心上實不甘服臣等
現今兵精糧足大王何不進京結納奸臣趨着今歲開
科謀奪了武狀元到手把這三百六十個今年進士交
結收爲心腹內應那時寫書知會了山寨臣等即刻發
兵前來幫助主公恢復了舊日江山豈不爲美這一席
話原是王善與軍師定下的計借那柴王做個內應奪
了宋朝天下怕不是王善的那知這柴王被他所惑十
分大悅便道難得卿家有此忠心孤家進京即時幹辦

此事若得成功願與卿等富貴共之王善當時擺講筵宴款待飲了一會就送柴王下山一路進京就去結識這幾位主考這三個奸臣受了賄賂要將武狀元賣與柴王那知這宗爺是赤心爲國的明知這三位受賄故將柴王數說幾句柴王一時回答不來那張邦昌看見急得好生焦燥也罷待我也叫他的門生上來罵他一場好好出氣便叫官兒過來旗牌答應上來道大老爺有何吩咐張邦昌道你去傳那湯陰縣的舉子岳飛上來旗牌答應一聲吓就走將下來叫一聲湯陰縣岳飛上廳聽令岳飛聽見連忙答應上廳看見柴王跪在宗爺面前他就跪在張邦昌面前叩頭邦昌道你就是岳飛么岳飛應聲道是邦昌道看你這般人不出衆貌不驚人有何本事要想做狀元么岳飛道小人怎敢妄想狀元但今科場中有幾千舉子多來考試那一個不想

做狀元其實狀元只有一個那千餘人那能個個狀元到乎武舉也不過隨例應試怎敢妄想張邦昌本待要罵他一頓不道被岳大爺回出這幾句話來怎麼罵得出口便道也罷先考你二人的本事如何再考別人且問你用的是什麼兵器岳大爺道是鎗邦昌又問柴王用何兵器柴王回說是刀邦昌就命岳飛做鎗論柴王做刀論二人領命起來就在演武廳兩傍擺列桌子紙筆各去做論誰知柴桂才學原是好的因被宗澤發作了一場氣得昏頭搭腦下筆寫了一個刀字不覺寫出了頭竟像了個力字自覺心中着急只得描上幾筆弄得刀不成力力不成力只好塗去另寫幾行不期岳爺早已上來交卷柴王說來不妥當也只得上來交卷邦昌先將柴王的卷子一看就籠在袖裡再看岳飛的文字吃驚道此人之文才比我還好怪不得宗老頭兒愛

他乃故意喝道這樣文字也來搶狀元把卷子望下一擲喝一聲又出去左右呼的一聲擁將上來正待動手宗爺吆喝一聲不許動手且住着左右人役見宗大老爺吆喝誰敢違令便一齊站住宗老爺吩咐把岳飛的卷子取上來我看左右又怕張太師發你面面相覷多不敢去拾岳大爺只得自己收了卷子呈上宗爺宗爺接來放于案上展開細看果然是

言言比金石

字字賽珠璣

暗想這奸賊如此輕才重利也把卷子籠在袖裡便道岳飛你這樣才能怎能取得功名到手你豈不曉得蘇秦獻的萬言書溫庭筠代作的南華賦你道這兩句是什麼出典只因當初蘇秦到秦邦上那萬言策秦相商鞅見他才高恐他後來奪他的權柄乃不中蘇秦只中張儀這溫庭筠是晉國丞相桓文的故事晉王宣桓

文進御花園賞南花那南花就是鉄梗海棠也當時晉王命桓文作南花賦桓文奏道容臣明日早朝献上晉王准奏辭朝回來那裡做得出却央家中代筆先生溫庭筠代做了一篇桓文看了大吃一驚暗想若是晉王知道他有此才華必然重用豈不奪我權柄即將溫庭筠藥死將南花賦抄寫献上這都是妬賢嫉能的故事張邦昌聽了不覺勃然大怒不因這一怒有分教一國藩王死于非命數萬賊兵盡成畫餅正是

朝中奸党縱橫時

總有忠良徒氣奪

第十二回

奪狀元鎗挑小梁王

反武場放走岳鵬舉

詞曰

落落寒貧一布衣未能仗劍對公車內承孟母三遷教腹飽陳平六出奇悲淒楚歎時非腰金衣紫待何時男兒未遂封侯志空負堂堂七尺軀右調
鵬鳴笑

話說張邦昌聽得宗爺說出這兩樁故事明知是罵他妬賢嫉能却又自家有些心虛發不出話來真個是敢怒而不敢言便道岳飛且不要說你的文字不好且問你敢與柴王比箭麼岳大爺道大老爺有令誰敢不遵宗爺心中暗喜若說比箭此賊就上了當了便叫左右把箭塚擺列在一百數十步之外柴王看見靶子甚遠就向張邦昌稟道柴桂弓軟先讓岳飛射罷邦昌遂叫岳飛下堦去先射又暗暗的叫親隨人去吩咐將靶子移到二百四十步令岳飛不敢射就好又他出去了誰知這岳大爺不慌不忙立定了身當着天下英雄之面

開弓搭箭真個是弓開似滿月箭發像流星颼颼的一連射了九枝只見那搖旗的搖一個不住擂鼓的擂得

個手酸方纔射完了那監箭官將九枝箭連那射透的箭靶一齊捧上廳來跪着張邦昌是個近視眼看那九枝箭并那靶子一總擺在地下不知是什麼東西只聽得那官兒稟道這舉子箭法出衆九枝箭俱從一孔而出邦昌等不得他說完就大喝一聲胡說還不快拿下去那些王自想箭是比他不過的了不若與他比武以便將言語打動他令他詐輸讓這狀元與我若不依從趁勢把他砍死不怕他要我償命美計已定就稟道岳飛之箭皆中倘然柴桂也中了何以分別高下不若與他比武罷邦昌聽了就命岳飛與柴王比武柴王聽令隨即下廳來整鞍上馬手提着一面金背大砍刀拍馬先在教場中間踏定使開一個門戶叫聲岳飛快上來

看孤家的刀罷這岳大爺雖然武藝高強怕他是個王子怎好交手不覺心裡有些躊躇免強上了馬倒提着鎗慢騰騰的懶得上前那教場中來考的看的有千七萬方見岳飛這般光景俱道這個舉子那裡是梁主的對手一定要輸的了就是宗爺也只說他是臨場胆怯是個沒用的枉費了我一番心血且說那柴王見岳飛來到面前便輕輕的道岳飛孤家有一句話與你講你若肯詐敗下去成就了孤家的大事就重七的賞你若不依從恐你性命難保岳大爺道千歲吩咐本該從命但今日在此考的不獨岳飛一人你看天下英雄聚集不少那一個不是十載寒窗苦心習學只望到此博個功名榮宗耀祖今千歲乃是堂堂一國藩王富貴已極何苦要佔奪一個武狀元反丟却藩王之位與這些寒士爭名豈不上負聖王求賢之意下屈英雄報國之心



竊為千歲不取請自三思不如還讓這些眾舉子若罷柴王聽了大怒道好狗頭孤家好意勸你你若順了孤家豈愁富貴反是這等胡言亂語不中拾舉的狗才看刀罷說罷噹的一刀望岳大爺頂門上砍來岳大爺把鎗望左首一隔架開了刀柴王又一刀攔腰砍來岳大爺將鎗桿橫倒望右邊架住這原是鷓子大翻身的家數但是不會使全惱得柴王心頭火起舉起刀來噹噹噹一連六七刀岳大爺使個解數叫做童子抱心勢東來東架西來西架那里到得他砍着柴王收刀回馬轉演武廳來岳大爺亦隨後跟來看他怎麼只見柴王下馬上聽來稟張邦昌道岳飛武藝平常怎生上陣交鋒邦昌道我亦見他武藝不及千歲宗爺見岳飛跪在柴王後頭便喚上前來道你這樣武藝怎麼也想來爭功名岳飛稟道武舉非是武藝不精只為與柴王有尊卑

之分不敢交手宗爺道既如此說你就不該來考了岳大爺道三年一望怎肯不考但是往常考試不過跑馬射箭舞劍掄刀以品優劣如今與柴王刀鎗相向走馬交鋒豈無失候他是藩王尊位倘然把武舉傷了武舉白送了性命設或武舉偶然失手傷了柴王柴王怎肯干休不但武舉性命難保還要拖累別人如今只要求各位大老爺你主令柴王與武舉各立下一張生死文書不論那個失手傷了性命大家不要償命武舉總敢交手宗爺道這話也說得是自古道壯士臨陣不死也要帶傷那里保得定柴桂你願不願呢柴王尚在躊躇張邦昌便道這岳飛好一張利口着你有甚本事說得這等決絕千歲可就全他立下生死文書倘若他傷了性命好叫衆舉子心服免得別有話說柴王無奈只得各人把文書寫定大家畫了花押呈上四位主考各用

了印柴王的交與岳飛岳飛的交與柴王柴王就把文書交與張邦昌張邦昌接來收好岳大爺看見也將文書來交與宗澤宗爺道這是你自家的性命交關是然自家收着與我何涉却來交與我麼還不去岳大爺連聲道是是是兩個一齊下廳來岳大爺騎上馬叫聲千歲你的文書交與張太師了我的文書宗老爺却不肯收且等我去交在一個朋友處了就來一面說一面去尋着了衆弟兄們便叫聲湯兄弟倘若停一會梁主輸了你可與牛兄弟守住他的帳房門首恐他們有人出來打攢盤好照應照應又向張顯道賢弟你看帳房後邊盡是他的家將倘若動手幫助你可在那裡攔擋柴王賢弟你可整頓兵器在教場門首等候我若是被柴桂砍死了你可收拾我的尸首若是敗下來你便把教場門砍開等我好逃命這一張生死文書與我好生

收着若然失去我命休矣吩咐已畢轉身來到教場中間那時節這些來考的衆舉子并那看的人真個人人萬挨挨擠擠都四面打着圍牆一般站着要看他二人比武藝且說那梁王與岳飛立了生死文書心裡就有些慌張了即忙回到帳房之中列位看官又不是出征上陣只不過考武爲什麼有起帳房來麼一則他是一家藩王比衆不全二來已經買服奸臣縱容他胡爲不去管他正是他是心懷不善埋伏家將虞侯在內以備防護故此搭下這三座大帳房自己與門客在中間兩傍是家將虞侯并那些親隨諸色人等這梁王來到中間帳房坐定喚集家將虞侯人等齊集面前便道本藩今日來此考試穩穩要奪個狀元不期偏偏的遇着這個岳飛要與本藩比試立了生死文書不是我傷他定是他傷我你們有何主見贏得他衆家將道這岳飛

有幾顆頭敢傷千歲他若差不多些就罷若是恃強我們衆人一擁而出把他亂刀砍死朝中自有張太師等你主怕他怎的梁王聽了大喜重新整理好了披掛上馬來到教場中間却好岳大爺繞到梁王抬起頭來看那岳飛雄糾糾氣昂昂不比前番這樣光景心中着實有些胆怯便叫聲岳舉子依着孤家好你若肯把狀元讓與我少不得榜眼探花也有你的分日後自然還有好處與你今日何苦要與孤家你對麼岳大爺道王爺聽稟舉子十載寒窓所爲何來自古說學成文武藝原是要貨與帝王家的但願千歲勝了舉子舉子心悅誠伏若以威勢相逼不要說是舉子一人還有天下許多舉子在此多是不肯服的梁王聽了大怒提起金刀照岳大爺頂梁上就是一刀岳大爺把瀝泉鎗咯噹一架那梁王振得兩臂酸麻叫聲不好心慌亂再一刀砍

來岳大爺又把鎗輕輕一舉將梁王的刀梟過一邊梁王見岳飛不還手只認他是不敢還手就胆大了使開金背刀就上三下四左五右六望岳大爺頂梁頭膊上只顧砍來岳大爺左讓他砍右讓他砍砍得岳大爺性起叫聲柴桂你好不知分量差不多全你一個體面早些去罷了不要倒了眉吓梁主聽見叫他名字怒發如雷罵一聲岳飛好狗頭本藩抬舉你稱你一聲舉子你檀敢冒犯本藩的名諱麼不要走吃我一刀提起金背刀照着岳大爺頂梁上呼的一聲砍將下來這岳大爺不慌不忙舉鎗一架梟開了刀要的一鎗望梁王心窩裡刺來梁王見來得利害把身子一偏正中肋甲緣岳大爺把鎗一起把個梁主頭望下脚朝天挑于馬下復一鎗結果了性命只聽得合教場中眾舉子并那些看的人齊齊的喝一聲彩急壞了左右巡場官那些護衛

兵丁軍夜班等俱嚇得面面相覷巡場官當下吩咐眾護兵看守了岳飛不要被他走了那岳大爺神色不變下了馬把鎗插在手上就把馬拴在鎗桿之上等令只見那巡場官飛奔報上演武廳來道眾位大老爺在上柴王被岳飛挑死了請令定奪宗爺聽了面色雖然不改心裡却也有些慌張邦昌聽了大驚失色喝道快與我把這厮綁起來兩傍刀斧手答應一聲得令飛奔的下來將岳大爺捆綁定了推到將臺邊來那時柴王手下這些家將各執兵器搶出帳房來要想與柴王報仇湯懷在馬上把爛銀鎗一擺牛臯也舞起雙鐮齊聲大叫道岳飛挑死梁王自有公論爾等若是恃強我們天下英雄是要打包不平的嗒那些家將看見風色不好回頭打探帳後人的消息纔待出來早被張顯把鈎連鎗將一座帳房拙去了半邊大聲吆喝道你們誰敢擅

言古今傳 卷三十一 三十一
自動手休要惹我們衆好漢動起手來頃刻間叫你們
性命休想留了半個當時這些看的人有笑的有高聲
附和的嚇得這些虞候人等怎敢上前況且看見刀斧
手已將岳飛綁上去了諒來張太師焉肯饒他只得齊
齊的立定不敢出頭只有牛鼻看見綁了岳大哥急得
上天無路正在驚慌忽聽得張邦昌傳令將岳飛斬首
號令左右方纔答應早有宗大老爺喝一聲住着急忙
出位來一手扯了張邦昌的手一手挽住王鐸的手說
道這岳飛是殺不得的他兩人已立下死活文書各不
償命你我俱有印信落在他處若殺了他恐這些舉子
不服你我俱有性命之憂此事必須奏明聖上請肯定
奪纔是邦昌道岳飛乃是一介武生敢將藩王挑死乃
是個無父無君之人古言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何
必再爲故奏喝叫刀斧手快去斬訖報來左右纔應得

聲吓得令得令兩字尚未說完底下牛鼻早已聽見
大喊道呸天下多少英雄來考那一個不想功名今岳
飛武藝高強挑死了梁王不能殺做狀元反要將他斬
首我等實是不服不如先殺了這瘟試官再去與皇帝
老子算賬罷便把雙鑷一擺望那大纛旗杆上噹的一
聲兩條鑷一齊下不打緊把個桅杆打折哄著一聲响
倒將下來再是衆武舉齊聲叫喊我們三年一望前來
應試誰人不望功名今梁王倚勢要強佔狀元屈害賢
才我們反了罷這一聲喊越着大旗又倒下猶如天崩
地裂一般宗爺將兩手一放叫聲老太師可聽見麼如
今悉聽老太師去殺他罷了張邦昌與那王鐸張俊三
人看見衆舉子這般光景慌得手足無措一齊扯住了
宗爺的衣服道老元戎你我四人乃是全船合命的怎
說出這般話來還仗老元戎調處安頓方好宗爺道且

叫旗牌傳令叫衆武舉休得囉哩有犯國法且聽本帥設處旗牌得令走至滴水簷前高聲大叫道衆武舉聽者宗大老爺有令叫你們休得囉哩有犯國法且靜聽大老爺裁處底下衆人聽得宗老爺有令齊齊的擁滿了一堆竟有好些直擠到演武廳上來七張八嘴的當下張邦昌便對着宗爺道此事還請教老元戎如何發放呢宗爺道你看人情洶洶衆心不服奏聞一事也來不及不如且將岳飛放了先解了眼前之危再作道理三人齊聲道老元戎所見不差吩咐把岳飛放了綁左右答應一聲得令忙忙的將岳大爺放了岳大爺得了性命也不上廳去叩謝竟去取了兵器甲上了馬往外飛跑牛鼻引了衆弟兄隨後趕上王貴在外邊看見忙將教場門砍開五個弟兄一企逃出這些來考的衆武舉見了這個光景諒來考不成的了大家一闕而散這

裡衆家將且把梁王尸首收拾盛殮然後衆主考一齊進朝啟奏不知朝廷主意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增訂精忠演義說本全傳卷之四

第十三回

昭豐鎮于貴染病
牟駝崗宗澤踹營

詩曰

旅却相依賴故人
若非王貴淹留任
新知何事遠留賓
宗澤何能獨踹營

話說岳大爺兄弟五個逃出了教場門一竟來到留守
府衙門前一齊下馬望着轅門大哭一場拜了四拜起
來對那把門巡捕官說道煩老爺多多拜上大老爺說
我岳飛等今生不能補報待轉來世効犬馬之力罷說
完就上馬回到寓所收拾了行李稍在馬上與主人算
清了賬作別出門上馬回鄉不表且說眾官見武生已
散吩咐柴王的家將收拾尸首然後一同來到午門早

